

“再在北屋与西屋夹角间栽棵石榴树吧,忒好看!”我老家院落翻修一新后,三姐提议。

在我院落植树的计划里,我并非是在那里栽石榴树。因为那里先后有过两棵石榴树,三姐是想大致恢复原貌。是不是在那里植,我还是有些小纠结,等来年再说吧。一时定不下来的事,我往往是暂时搁置待再看。

老家院落落在村北头,是1963年发大水时,父母原在村南头的老窝被冲后新建的。父母俱不在了,当时灾情及灾后重建我一无所知。只知大姐是那些时日生的,试想一下,虽当时有乡亲帮忙,其艰难亦是不可想象。那年建的三间西屋如今还有两间半,父母以及我们姐弟六个最初便住在西屋的石头房里。

大概是1980年,我五岁时北屋石头房又起,共是四间。邻街应是父亲预留了一间未建,是不是实力不允许,从未问过他。也因预留这一间,西屋让出了半间,三间

幸福,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只是一种期待,一种祝愿和一种美好,是望人好自己亦好。无论天涯海角,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会发自真心,并且愿意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快乐着别人的快乐,幸福着他人的幸福,而有时候却不一定让对方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幸福,其实又是一种感觉,来自于你知我懂与彼此欣赏。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说了,世上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几个心底和言行举止都正直善良的朋友。看得出,幸福与朋友乃相辅相成休戚与共,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同胞姐妹了。在工作中,生活上,我们遇到一些志趣相投,谈得来的朋友,在相处聊天的过程中,你一言我一语,上下五千年,总有说不完的话;而到了听雨品茶时间,彼此又不约而同变成了默默无声,尽享着听雨的那份静谧与清凉,你懂的我的欲言又止,我知你的不言而喻。

幸福,其实还是一种感恩、一种舍得和一种修行善举,渡人渡己美美与共。从孩提时代懵懵懂懂开始,我们在父母老师的叮咛声里,于感恩中体验成长,在成长

房成了两间半。预留的这一间,先是柴草棚。就是因为是个棚子,却是我和小伙伴们藏迷迷的好地方。这一间应是又过了几年建的。20世纪90年代初,父亲退休后,还和母亲在这间屋子里经营过两三年小卖部供我读书,也算是生金之所。

那年的老家,北屋、西屋,东侧一片空地是小菜园。北屋是父母和我这个少爷住,西屋是几个千金住。五个千金,随着工作、出嫁,一个个都出溜出去后,我便转到西屋睡。好像时光都是在西屋溜走的。

最初,西屋的窗子是木格子窗,窗户不是太大。北屋建起后,有两间是玻璃窗,其他依然是木格子窗,横平竖直简单的木格子窗。父亲在当地供销社上班,有时会回家种地,既有着扎根土地的坚守,又有着见过世面的开拓。有一年,父亲找

中感悟幸福。那时候,更多的是一种大人与孩子之间的面对面教诲,以及耳提面命耳濡目染的家校教育,徜徉在幸福中孩子,童年都是快乐的,令人难忘的,它无疑是大雨滂沱中有人撑起的那一把伞,是大雪漫天里悄然而至的那一辆装满炭的车,还是他人身处逆境时有人果敢伸出的那一双双援手。帮助他人,快乐和幸福的却不仅仅是自己。

幸福,其实就是找一个随时随地可以说话的人,倾诉诉说彼此人生。如果在生活中,你遇到或是遇着这样的人,那么恭喜你,你是幸福的,更是幸运的。人是需要倾诉的,同样的也需要倾听。当遇到的事情太过棘手,心理压力大到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不妨是这样,与其整天憋闷在心里,不如找一个自己信得过并且懂你的亲人,或者同学朋友,勇敢说出胸中的块垒,也许在聊天谈心的过程中,不经意间,那些憋闷与彷徨已经悄然消融掉了,让一切随风去。感谢生活中这位随时随地可以说话的人,让我们重新找回了自己青春,阳光,

那抹粉红

北耕

来木匠,一鼓作气将西屋的木格子窗全换成了玻璃窗,西屋一下子便亮堂起来。从儿时起,便喜欢看北屋与西屋夹角间的石榴树。

那石榴树长得有些奇特,从根上便两股纠缠,树干自曲,开枝散叶而团团簇簇。夏日花开,一树粉红;冬日逢雪,如梅绽放。从北屋窗、西屋窗皆可望,一窗粉红便是不同的画。儿时,我曾羡慕他人家的一树榴红,觉得我家榴花粉得淡了些。将至少年,方知粉色之味,如淡雅浪漫之美人,可遇而不可求。如今更以粉花石榴为稀为贵。

花一落,一口口小钟渐渐悬起,风一过,虽无钟声,摇曳却也多姿。小钟渐渐长大、长圆,甚至咧开嘴角,露出小白牙……中秋佳节,一家人分些石榴吃,或送一些乡邻亲友吃,便有甜美在心。

1998年春,父亲去世前,这棵石榴树已无生气,好在它旁边又生出一棵幼树。

活力四射的样子。

幸福是什么?夜深人静,我们经常扪心自问,相信一个人有一个答案,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回答。老话说得好,幸福的人们大都是相同的,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同。其实,对于每个人的幸福与不幸福,都是在某一阶段相对来说的,两者之间还会相互转换与改变的,没有谁永远幸福着,也没有谁一直不幸痛苦着。那些感觉幸福的,无非是遇到的事刚好顺心如愿,而不幸福的,也无非恰巧遇到的结果事与愿违而已。人生的常态即是“悲欣交集”,感觉到幸福,偶尔也痛苦,花开花落,得失失,未觉池塘春草梦,悟开了想开到这些,其实都没什么,走过去前面是个天。

幸福,自然是小满半称心,凡事看淡想开。杭州灵隐寺门前有副对联“人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早已经给世人指点迷津。祝福的话我们经常说,“恭喜发财、万事如意”,“生活幸福、工作顺利”,年长的,有些阅历的明眼人都懂得,这不过是过年的话,多了一些祈福与祝愿罢了,委实较不得真,想到和看开这

幸福，其实很简单

小城大卫

流水向东(组诗)

王相华(山东)

茶 城	谷子 两代人的观念,各执一端 从固执的思想去打开另一个缺口 和置换事物的多面性
暮色将近,车子进入站点 从人流分支处 有一条路是通向茶城的	我开始理解,所谓旧色光景 是怀念与依赖,也是记忆发光的部分
像池塘般安静,劳顿泡在一杯水中 坐下来品茶,也品对面的人 水很甜,暖色空气,从陌生词韵里 拉近距离	潮 汐 千百年来重复的事从未厌倦 沙滩上深浅的脚印 被潮水打磨,抚平一些人抓不住的情绪
偌大茶城,灯光下,白纸黑字是主角 我们都是台下赤脚的演员 十八般武艺,从刀口切割数字 的人	或许,它早就习惯了海岸 悲欢与聚散 胸怀,依旧宽阔无比 每天小心翼翼捡拾着人间的眼泪
她们喋喋不休。我想出去转转 从深冬,取出肋骨 温一壶热酒壮胆,写李白那样的诗	那么多盐分和苦涩 让它坚定生活和不变的初心 并在有风的晚上 把际遇的细节,全部讲给礁石和 水草
置 换	你看它周围站立的石头 冷漠,坚硬如铁 像一个人经历后面对的潮起潮落
指缝间漏掉的时光,堆成了小山 成为石头,废铁 或者是,生活与视线的障碍	另一种真实 深藏生活之外,或低过流水的行程 如薄纸上的密码 在秋天,风一吹就生出金子
母亲从来不舍得丢弃 塞满四合院所有空闲房子乃至角落 有时滔滔不绝 出现在她不经意的口中	
直到生锈,腐烂,变成陈芝麻烂	

多少笑容里,代替的谎言 明知内心有一把刀 握在你手中,只需轻轻一挥,便可 切出真相 和你不愿承认的事实	旧衣服 带着体温的旧衣服,我始终把 它们 当作好友,或是老知己 无数次,在水中浸泡 除却疲倦与汗渍,颜色慢慢变淡 甚至是,破洞 形成我透彻它内心的窗口
我们还是在大雪来临之前启程 那些发光的,如星星 沉睡在河水上游,它们顺应自己 宿命	依然那么干净,时间的断层里 ——它们的影子 是沉默的,如同那年我一个人行 走在异乡 看着路上的车水马龙 视线模糊,而又找不到归处
只适合,活在你看不到 在受伤时,想起它 始终潜伏体内,等一个人觉醒后 的指认	再次清洗,折叠、打包 送它们远去,就像送走的一个个 亲人
一闪而过的事物	脚下的黄沙
并非有意留住什么,它从眼前 闪过以后,只是当做 流星,照亮黑夜里,像我一样发呆 的事物	在沙地上行走的脚印深浅有序 内心天平的分量 与它有关,常常边走边想,如果身 后有风 突然间会被夷为平地
并且,思想是从其它空间 ——突然惊醒 面对现实,依然感到 疲倦、颓靡,甚至是在这炎热的 夏季 对任何事物提不起信念	容不得我们去留恋,须掌握 行走的方向,每一步 如履薄冰,对未知的事物产生 敬畏
它的出现,尽管是 我看不清它真实面孔:眼睛、鼻子 或形体的大小…… 而我依然对它充满了感恩	这是我,不惑之年对生活 理性的认知。砂砾的大小坚硬, 经过筛选 它们也有自己的位置
如站在茫然路口的人 深深划过的,擦亮我们内心天空 的闪电	我需要对世间,重新打磨一遍

那时,我在外当兵一年多。新石榴树的成长,我并非时常所见,我甚至从未看到过它的花开花落。但它不以我见与不见,一直茁壮生长着。

我成家后,母亲又随我妻女奔赴武汉我当兵的驻地,离家便是三年之久。我2008年退役前后,母亲先是随我一家在县城附近租房。直到2009秋在县城买了房,母亲才随我们定居在县城。那些年,母亲随我是漂着的,只是家里的新石榴树一直留守故土,但好像我也从未在意过它。2012年夏,母亲逝世,我才发现这棵新石榴树也死了,并且再没有新的长出来。

老家的院落有时炊烟也会升起。村里很多户人家,老房拆了,一些盖房的人临时借住在我家,等新房建起后再搬回去。母亲逝世后的几年间,先后有三户人家在我家院落里居住过。

2021年我们开始修整房子与院落。院落一新,门窗一新——在我心里,那一抹粉红,自然永远也是新的。

些,会让我们在为人处世方面“得之淡然,失之泰然”。工作上,生活中,经常遇到不开心,不如意的事,本是人生的常态,我们既然躲不过,那就万事始于一,不妨学着前辈的样子,面无惧色坦然以对,像高尔基说的那样,做一只勇敢的海燕,“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幸福,自然是每天都在身边,陪伴我们人生经历中的一种感悟一种收获。“未曾清贫难做人,不经打击永天真”,这既是一种人生常态,又是一种追求幸福的态度,在我们历经沧海桑田之后,蓦然回首,曾经过往的成功也好,失败也罢,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恰恰相反的都是人生中不可多得的一种收获。

微风吹,麦浪美

陈建志(山东)

微风吹开了小木屋的门窗
外面是涌动着金色光芒的麦浪
这里是我邂逅心上人的地方
原来阳光可以照在我身上和心房
你甜美的笑容让我心头荡漾
像是被风吹过的麦浪
誓言决定一起走向诗和远方

顺着一条弯曲的流水
向东,淘洗出黄沙旷劫中隐藏的
金子

大雪午后

它落满初冬的额头,午后的光
格外耀眼
我还在周末的梦里徘徊

对窗外的事一无所知,只感觉世
界变成白色
阳光进入房间转了一圈
就出去了,时间快速恢复寂静

这时,我才蓦然发现
繁华的大城市
仿佛与我没有任何关联,冷峻、
陌生
臃肿的路上竟然会
迷失方向,未来扑朔迷离

我看到一朵雪花
在寒风中,抱紧了磨平棱角的
自己

作者简介:王相华,笔名清心如云,70后诗人,山东省日照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创办《新诗高地》诗社,多家刊物主编,顾问、编委、诗赛评委等职。有诗发表《诗刊》《诗选刊》《星星》《扬子江诗刊》《诗歌月刊》《诗潮》《诗林》《绿风》《中国诗歌》《散文诗》《山东文学》《芒种》等全国500余家刊物。获第七届中国诗歌春晚全国十佳新锐诗人奖,第三届火种文学奖等全国各类奖项20多次,出版个人诗集《山风吹过》《如云诗选》《生命是一朵流云》三部。

诗观:诗歌是一个人的灵魂,是唤醒另一个自己的无上神咒,是超越生活与万物之上的精神皈依。